



战友文艺丛书

血 夜



解 放 军 文 艺 社

战友文艺丛书

3

血 衣

峻 青等著



——★——
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

解 放 军 文 艺 社

1962·北京

血 衣

峻 青等著

*

解 放 軍 文 艺 社

北 京 箭 坛 寺 一 号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104号

解 放 軍 报 印 刷 厂 印 刷

北 京 阜 外 馬 尾 沟 九 号

新 华 書 店 北 京 發 行 所 發 行

各 地 新 华 書 店 經 售

*

开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21 字数40,000字

1962年9月第一版

1962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60,000 定价(3)0.20元

出版說明

《战友文艺丛书》的主要对象是：解放军官兵、转业复員軍人、殘廢軍人、民兵以及广大的青年讀者。它根据形势的發展，及时选編一些能够配合当前重大政治任务的文艺作品，借以宣傳我軍的光荣傳統和革命英雄主义，加强转业复員軍人、殘廢軍人、民兵等和部队的联系，也可以对广大社会青年进行保衛祖国的教育。这些作品，都是在書刊上发表过的，并尽量做到短小精悍和題材、形式的多样性。

此次选編的内容，有揭露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回忆录，有控訴蔣匪血腥統治的短篇小說和歌劇，有反映我軍战斗英雄事迹的散文，也有反映民兵斗争事迹的故事等。

《战友文艺丛书》是为了适应上述广大讀者的需要而編輯出版的，但我們尚缺乏經驗，希望出版之后，能得到讀者的批評和指正，逐步改进我們的工作。

解放軍文艺社

一九六二年八月

60160/16

封面設計：孙翰春

目 次

媽媽的故事.....	菡 子	1
一縷血.....	吳伯簫	9
他沒有死.....	草 明	17
血衣.....	峻 青	24
烽火山上的故事.....	峻 青	41

媽 媽 的 故 事

苗 子

外奶奶說媽媽最喜歡我。我知道外奶奶最喜歡媽媽。

可我們家里沒有媽媽，老早老早就沒有媽媽了。我小的时候，外奶奶有时把我摟在怀里對我說：“唉！看你這沒有娘的閨女，我這沒有閨女的娘。”她不敢大聲說，說着說着還對門外瞧看一下。

媽媽上哪兒去了呢？我小的时候，外奶奶不肯說。我小的时候，外奶奶也不肯讓我叫她外奶奶，要叫奶奶。黑夜刮了大風，我們兩個在鍋門口偎着，外奶奶才對我說：

“孩子你把嘴巴貼近奶奶的耳朵，小聲一點叫我一聲外奶奶。”我叫了，外奶奶就格外的親我。

有天外奶奶要去趕集，不肯帶我。我在枕頭邊摸到她的藍青布錢包。沒帶錢怎麼趕集呢？我拿着錢包趕上去，外奶奶老遠舉着一卷黃紙對我說：“回去吧，孩子，我帶了錢。”

那時我管二舅母叫二孀。我想着外奶奶連着想起了媽媽，就問二孀看見過我的媽媽沒有，二孀先不肯說，我們

家数她話多，她怎么不肯說呢？外奶奶也常常說二孀心硬，可二孀怎么淌下眼泪了呢？我不知道怎么害怕起来了，为什么大家一提起媽媽就变了样子？

半天二孀才說了一句：“你媽是个好样的，你長大了就跟她学！”

那时我八岁，心里觉着实在長大了。跟媽媽学什么呢？二孀又不肯說了。

外奶奶爱說我不笨，可她不喜欢我东猜西猜，平时我一愣下来想个什么，外奶奶就在一旁吆喝：“別把你那小脑壳子垂着，小可怜的，来偎着你奶奶。”

眼前奶奶不在，我就把小脑壳子垂着，想着我的媽媽。其实二孀心最軟了，她看出我的心事，就对我說：

“你不小了，尽瞞着你不是事，你媽媽不在了……”說着二孀就跑进房里把臉悶在被子上。

媽媽不在了，沒有媽媽，难怪……

我一口气跑到三岔路口去迎外奶奶。靠着一棵小树等着等着，小土地庙里坐着泥塑的老头子和老奶奶，尽瞧着我。

外奶奶来了，象挑了千斤的担子，一步一晃，我忙赶上去年告訴外奶奶：

“二孀說我媽媽不在了。……”

外奶奶一下站直了，气得不行，小声嚷着：

“誰說的，由得她紅口白牙的咒人，活着，活着，一千一万个活着。”她蹲下来摸着我冻紅了的手，哄着我

說：

“孩子，別听她的！你媽媽出遠門去了，我剛才還托前庄上你姨夫給她捎了几个錢去。……”說着，她把頭別了過去。

好吧，就算媽媽出遠門去了，還是沒有媽媽。最困難的是簡直不知道媽媽是個什麼樣子，實在說我沒有見過媽媽。我追着外奶奶問，外奶奶先不肯說，可是她还是告訴了我：媽媽小的时候和我一個模樣。我常到二嬸房裏去拿出她鑲鐵片的破鏡子，看着鏡子裏的小閨女，叫她媽媽。可是翹了兩條小辮的也能是媽媽么？我不笨，我知道長大了就象媽媽了。外奶奶說得好：是娘身上下來的就象娘。我巴望快點長大，就知道媽媽是個什麼樣的了。

我十二歲那年，俺大別山裏就聽說有解放軍的游擊隊了，外奶奶說游擊隊都是好人。山窩裏的窮戶都嘀嘀咕咕的，念着游擊隊。外奶奶常到別人家裏去串門子，有時夜裏還起來到外邊和人家悄悄地說話。

有天夜裏外奶奶推醒了我，說我的爸爸派人來看我了。外奶奶說：“你懂么？你的爸爸，人家傳說早已不在的，現在還活着呢！快去，快去！”

外奶奶牽着我走進一家茅屋裏，門口站着幾個帶槍的陌生人，還有一個穿青白短褂褲的陌生人坐在堂前，許多人正圍着他，想必就是爸爸那兒派來的人，可是大家都叫他白縣長。

白縣長過來拉着我，從頭上看到腳下，沒有一個人象他那麼瞧我，想必爸爸才是這樣的。爸爸的事家里一個人也不漏嘴，我一問，奶奶就夸我靈巧，靈巧的孩子不死追着大人問長問短。

我一點不怕陌生，就對着白縣長問：

“我爸爸呢？”

“你爸爸在打反動派，他讓我帶個口信給你，還有你媽的耳環……”白縣長輕輕地說。

外奶奶一下子面孔刷白，抖擻了一下，找了一個凳子坐了下來。白縣長瞧着她，先對她說：

“我說了吧，大娘。孩子長大了，挺壯實，她爸爸說她也該懂事了。”

我看出外奶奶忍着眼淚點了點頭，把我摟在懷里，小聲說：“孩子，你在這邊好好聽着。”

一屋子的人都好好聽着。

下邊就是白縣長說的話。

你媽讓國民黨反動派活埋整整十一年了，還有你的三個哥哥，一個七歲，一個五歲，一個三歲。你那時才幾個月，外奶奶把你抱到山上躲了一個多月，沒讓他們找到。他們要讓你媽說出你爸在哪裡，哪些人是黨員。連你的三個哥哥也受了拷問，動了刑。你媽閉緊了嘴巴，錘子也敲不出一句話。

後來他們在梅山腳下史河的沙灘上挖了一個大坑，把

你媽和三个哥哥推着往那边走。你媽头昂着，也沒讓你的哥哥們哭，她攙着他們三个，步子硬朗朗的，誰瞧着都感到一股英勇勁兒。你的大哥問：“媽，俺們这往哪兒走？”你媽微微笑着，說道：“走到往你爸爸那兒去的路上。”

反动派把老乡們也拥到沙滩上，說要讓他們看看你媽怎样下場。

你媽朝乡亲们們微微笑着，巍凜凜地站在大坑边上，一只手抓着自己的大哥，一只手抓着自己的二哥和大哥。

反动派的头子对着你媽說：

“你說不說？这是最后一个时辰了。說了饒了你們四口子，不說斬草除根！”

你媽对梅山上一看，那里有百年的松树，有开不败的兰草，她回答他們：

“斬草除根有这么容易么？”

不要臉的反动派又揍了你媽媽，鮮血随着她的嘴角往下淌。

“你这妇道心真硬，拚了自己这条賤命还不算，也不爱惜这三个小子？”

你媽变了臉，她指着反动派的鼻子問：

“是你们狼心狗肺，还是我的心硬？”她蹲下来抱起你的二哥和大哥，对乡亲们說：

“他大爷他孀子，哪有做娘的不疼自己的孩子？你們說这一丁点兒的孩子犯什么罪？你們誰肯給我領着？給了你們就是你們的孩子。……”

有几个妇女都往前走，叫反动派拦住了。

反动派的头子努了努嘴，他们就又过来推你的媽媽。你媽說着：“別碰我，自己会下去的。”就跳下大坑去，她要你三个哥哥都蹲下来，讓她亲亲。那时她真傻，老乡們也傻，認為反动派会把这三个小孩子留下来，哪知他們早就下了狠心，斬草除根！

你媽看了看坑，埋一个人嫌大。反动派看出你媽猜中了什么，吡着牙問：

“你还不救救你三个小子？”

你媽忍不住大罵起来：

“你們还来問我，不要臉的吃人的东西！”

三个孩子朝媽媽伸着手。走过一个反动派来，一脚一脚地把他們踢下坑去，你媽都接住了，摟在怀里。老乡們想走攏去，反动派把槍橫了过来，擋着他們。只見你媽微笑着，对老乡們說：“記着吧，等紅軍过来告訴他爸爸……”

反动派手忙脚乱地把沙土往坑里拋，人們哦哦地叫喚着。快埋到你哥哥們的胸前了，孩子們說：

“媽媽，我悶着呢！”

媽媽俯下头来亲着他們，他們八只手握在一起，只听媽媽微笑着說：

“不要紧的，孩子，一会兒就好了。”

这句话一直响到你媽被埋到头盖以后才听不見了。不，以后老乡們上沙滩去，总象听见你媽在說着这句话。

.....

这就是我們的紅軍我們的白縣長回到大別山根据地以后，我从他嘴里听到的第一个故事，媽媽的故事。也是我懂事以后听到的第一个故事。那天晚上我和外奶奶都暈倒了，眼泪从那一天起就哭干了，以后誰也沒有看見我流过眼泪。

記得白縣長最后对外奶奶說：

“我們队伍里都念着你的閨女，是你的好閨女，也是党的好女兒。”

外奶奶抬起頭，慢慢地回答說：

“是罗，我养了她的人沒养她的心，是俺們党教了她。”

党拿媽媽的故事教育了我，从那天起我也是党的好女兒了。

現在我十八岁了，在梅山水庫工作。

媽媽和哥哥們已經給搬到梅山頂上，松树和兰草陪他們睡在一起，連拱壩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風景，就在梅山的对面。过去埋葬媽媽的地方，被我們制服的山水，会合在这里休息，大家叫它“人造湖”。

媽媽亲眼看着人造湖一点点地大起来，碧藍的湖水一天天地深起来，連拱壩已經比山还高了，最高的一層垛子上，有媽媽心愛的小閨女。和泥沙打过仗，和岩石打过仗，和風雪打过仗，和洪水打过仗，媽媽帮助着我們。

外奶奶也来看过我們了。我攙着她走上垛桥，靠着扶栏，我們看着湖水。外奶奶一眼不霎地忽然指着湖里說：

“啊喲，我的小閨女。”

她看見的是我。在湖里蕩着两条長辮子，花裙子随着湖上的水紋飄散開去。外奶奶愛說十七十八无丑女，我笑着問外奶奶：

“不难看？”

外奶奶端詳着我，說：

“好比湖上的仙女。和你媽年輕時長得一模一樣。乡亲们都說你媽在新開出來的湖上成了仙了，有人還說看見她了呢。”她怕我笑話她迷信，連忙解釋說：“我說不是吧，仙女哪有帶了獎牌的呢！他們看見的准是你呀！”她摸着我的獎章，把我象小孩子似地摟在怀里。

一 鱖 血

吳 伯 簫

齐子修的兵有两套服装：一套瓦灰色的（国民党的），一套草綠色的（皇协軍的）。有两种番号：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保安十一旅，又是日寇和平治安軍二十二师。“齐子修的队伍，到底是什么队伍？”有人这样問他的高級參議張伯禹；張伯禹回答很干脆：“一子二爷，两系傳家。”

齐子修从来不打日本。相反，日寇“扫蕩”过的地方，他去貼告示，替日寇安撫人心。有一次他把告示貼在茌南大鬬庄，被一个村里的老先生在告示上用大笔批了两句話：“日本鬼杀人放火，国民党出榜安民。”恰道出老百姓心里的憤怒和齐子修真正的身份。

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，給齐子修电报說：“抗日鋤奸，不能同时并重，亦不能同时并举。”齐子修就專打坚决抗日的八路軍。但是，又沒有那种本事。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就派机要秘書李曉曾，到日寇駐聊城的司令官中野

谷那里，替他打通卖国关系。于是，他每次压榨屠杀那一带的老百姓的时候，就都有了侵占博平的日寇栗井部队背后的指使及密切的配合了。

二

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日，齐子修打博平沙区的闕庄。

富庶的沙区，出产丰饒的小麦和棉花，野坡里修齐的棘針点綴着黄沙峰起的沙壠，縱橫交織，划成天然的阡陌。树林遍地，春夏天南北二十里，东西三十里，常是一片蓊郁。这是常庄、楊槐庄、闕庄三十多个村庄人民的美丽家乡。

保衛这美丽的家乡，沙区一带的村庄都自动組織的有抗日自衛队，打退了几次敌人的进扰；他們的口号是：

“鬼子来了打鬼子，汉奸来了杀汉奸。”于是栗井和齐子修怕了，要“根絕匪共地下势力”。就在十月十四日向闕庄进攻。事先他們用国民党的名义通知闕庄，說自衛队是非法組織，限三天把槍和领导人一律交到“十一旅部”。并且每亩地要攤十元伪鈔的“抗日捐”，沒有伪鈔要用粮抵。老百姓說：“繳槍就是送死，要粮就是要命！”闕庄对国民党的通知沒理。这样齐子修的队伍就来了。

这次他們打的是“治安軍”旗号，穿的是草綠色軍装。

两个营，夜半包圍，拂曉进攻。闕庄的自衛队都在寨

牆子上迎接他們。但因为武器不济，被敌人突破了东北門，战斗很快就轉成了巷战。巷战里，“治安軍”第一營營長李秉貴帶人跑到最前头，在村当中，他正想找一个“立功”的机会，远远看見有二三十个自衛隊員，恰巧零零落落地跪在一座場园的圍牆外边，都两手平举着槍。他不禁大声罵道：“媽那个×，不打不拉，早投降不完啦！一定要叫大爷們辛苦这一趟！”但他心里是高兴的：沒費一粒子彈就繳获二三十杆鋼槍。于是他絲毫沒有迟疑，笑嘻嘻地帶两个連过去收槍。两个連的兵士仿佛也很得意，因为打仗从来没有象这一次这样順利的。各人用輕松的脚步大搖大摆地就跟上去了。

自衛队这边二三十杆鋼槍的主人，的确都跪在地上，領头跪的是二中队長葛長环。葛長环为人憨直，遇事說干就干。他又精明細心，每次干的事都有他的盘算。他叫大家平举了槍跪下，槍里却压上頂門火了。所以当李秉貴两連人走到跪射距离剛剛合适的时候，一排槍就砰砰地响了。李秉貴的队伍仿佛不是去收槍，而是去迎接子彈，一下就被撂倒了二十多个。

李秉貴沒倒，他領着他那一群，象受惊的老鼠一样乱窜呢。但是窜了几步，剛繞过場园的拐角，只听原来鴉雀无声的場园里边，忽然哇的一声拥出了黑鴉鴉的人群，响起了象海濤一样的怒吼：“拚也是死，不拚也是死，全村的弟兄爷們！誰要是不拚到底，誰不是他爹揍的呀！”五个，十个，一百个……有身强力壯的小伙子，有攥着胡子

的老头，也有尖銳的喊声里还带些稚气的十四五岁的孩子，凡是拿得动武器的男子都来了。横竖摆动着紅槍，象狂風吹动的一地高粱；明晃晃的切菜刀，結結实实的白蜡杆子：凡是摸得起来杀得死敌人的武器都使用了。

“我叫你缴槍！”首先向窜过来的敌人动手的是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。他只把紅槍使勁一戳，又带勁一挑，就把一个“治安軍”挑死了。那老人蒼白胡子，精神很饱满，不太瘦，一副很慈祥的面相，提起来沙区一带沒有人不爱戴他、尊敬他的。灾旱年很多人受过他的赈济，荒乱年他也常領大家守寨子，打土匪。他是老岁貢，历来办团練的老团总葛富生老先生。

那个被挑死的是誰呢？就是那个穿草綠軍装的营長李秉貴。

胜利一开头，胜利就繼續下去。

闕庄的鋼槍和紅槍，自衛队和老百姓，密切地配合了起来。一个瞄准了敌人的下身，勾一下槍机：“这是他娘的粮食！”敌人跟了罵声就有的倒下去。又一杆紅槍向敌人的心窝一指，“送你一笔款子！”敌人就是不死，也离死不远了。

最剧烈的战斗時間并不久，只三袋烟的工夫就慢慢結束了。闕庄也不是沒有伤亡，但潰退的是“治安軍”。留下了七八十具尸首，百十来条槍。